

## 第三十三章 白袖招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出了京都路後，使團的速度馬上就變得快了起來，一路再無守備師將領遠遠的鄙夷目光相陪，使團的成員，包括監察院的官員們都顯得輕鬆了許多。

此時正是春三月的時節，越往北去，反而春色越濃，著實有些奇妙。

沿途各路各郡都有當地的官府衙門接待，都知道這使團是出使北齊，自然沒有哪位州官敢怠慢，更何況此次使團正使乃是京中赫赫有名的小範大人，所以各地官員接待起來更是分外用心，雖不敢耽擱使團出行的日程，但每至一地，總是盛宴大開，美嬌娥來伴，席上更是不停地大拍範閑馬屁。

此時範閑才知道原來自己在慶國的名聲竟然如此響亮，不免有些飄飄然，開始的宴會竟是一個不拒。隻是去的次數多了，也不免厭乏了起來。而且每次都要重複一遍自己不再作詩的誓言，實在是麻煩得很。

王啟年倒是挺喜歡去，因為宴會之上的歌女著輕紗而舞，很是娛目，而且每至一地，父母官總是會奢侈地安排當地紅牌姑娘陪侍，夜夜\*\*，花樣百出，又哪裏是京中黃臉婆娘可以比擬。

不過這種安排無法吸引範閑，因為使團裏就有一位連北齊皇帝都念念不忘的姑娘，那位京都最紅的女子司理理。

所以漸漸範閑不再輕易赴宴，隻是揀一些與父親有些老交情的世伯地方高官少敘幾句，更多的時候還是留在使團駐地、一方麵就近看守著肖恩，一方麵也是可以多在司理理的馬車上呆會兒。

掐指算來，離開京都已經大半個月了，這大半個月裏，道路之上，範閑倒是大半部分時間都賴在司理理的車上。也對，一大隊的大老爺們兒，捧眼的相聲聽多也膩，哪裏有和位俏佳人在車上閒聊幾句來的爽利？

司理理小心地剝著橙子皮，然後細細剔去白筋，才將橙肉送入範閑的唇裏。

使團裏範閑最大，監察院的官員也唯他馬道是瞻，虎衛更是忠心耿耿，不許他做什麼，自然沒有人敢說什麼。

但當範閑閉目緩緩咀嚼著橙肉的，不知怎的卻想到了妹妹，在京都的時候，若若也常常這樣服侍自己吃水果，接著自然想到留在家中的妻子婉兒。雙目微睜，透過眼簾的小縫偷偷看著正專心處理橙子的司理理，心裏卻湧起一絲不妥。

其實這段旅程之中，他與司理理二人並沒有做什麼。隻是閒聊幾句。吃些水果，打發一下無聊的時間，就連去北齊國上京之後的安排極少提及...當然，偶爾揉揉發累的身子是有。偶爾牽牽小手是有，偶爾摟著看窗外風景是有。

“在想什麼呢？”看見範閑發呆，司理理甜甜一笑說道，這些日子的相處，她眼前所見盡是範閑溫柔細膩的一面，竟是淡淡忘了天牢欺弱女的那恐怖一幕，姑娘家似乎很喜歡這種馬車對坐閒聊的感覺，內心深處竟是隱隱希望這段旅程不要結束才好。

“在想啊...最近這些天你養得不錯，這一身的豐潤漸漸回來了。”範閑調笑道：“剛出京時這身子摸的...手都痛了。”

司理理微紅臉說道：“那你別摸啊。”

範閑微笑牽過她的手。攥著她的手腕，將她摟進懷中，手掌緩緩在她的身體上撫弄著，輕聲說道：“你不喜歡？”

“我命苦著，合著被你欺負，花舫上被你用藥迷了，天牢裏被你折磨，如今這車上還逃不脫你的魔掌...”司理理就這般說著，整個卻都伏在了範閑的懷抱裏，覺著這今年輕人的懷抱真的很溫暖，不想離開，感受著範閑的手隔著衣衫在自己臀上挪移著，心跳微微有些亂，朱唇微啟，向範閑的耳朵裏吹了一口氣。

範閑耳上一熱一癢，手掌下意識裏重了一些。

司理理輕喚一聲，媚聲如絲，輕聲微喘在他耳邊幽幽道：“要了我吧，反正去上京也沒個好結局。”

...

片刻之後，範閑微笑著跳下馬，臉上的笑容裏卻夾著一絲怪異。

司理理的身體裏有毒，慢性毒藥，這些天的廝磨範閑早就已經查明白了，看來是監察院事先就種進去的。

這種毒藥範閑在費老師留的書上見過，但一直沒有看見過實例，這種毒會在女子的身體內緩緩釋放，然後通過\*\*傳染給男子。隻要北齊皇帝與司理理一度春風，便有可能感染上這種毒素，而發作的症狀，卻與一般的花楊病極其相似。

難怪陳萍萍如此鄭重其事，原來紅袖招不是西施入吳的翻版，卻是個毒人計劃。

這種毒並非無藥可救，但是卻能有效地削弱對方的身體精神。試想一下，如果北齊皇帝真的寵愛司理理，夜夜索歡，隻怕很快就會病重，而以目前北齊後黨帝黨對峙的情況，一旦年青皇帝病重，隻怕北齊朝政又會重新陷入大亂。

範閑歎了口氣，司理理知道自己的身體裏有毒，但以為隻是監察院控制自己的手段，卻不知道是可以傳染給與她歡好的男子。

他有些不舒服的是，這件事情的隱情陳萍萍並沒有告訴自己，如果不是自己與司理理親熱時感覺到些許異樣，也一定不會發現，當然就算自己染上這種毒，也能馬上治好，但這種被瞞著的感覺依然不好。

“紅袖招？”他坐在自己的馬車裏苦笑著，“原來是白袖招，招魂。”

他知道與陳萍萍、費介，甚至是身後馬車裏的肖恩相比，自己的手段依然不夠毒辣，自己的心神依然不夠冷酷司理理隻是一個棋子，一個隨時會被丟棄的棋子，隻是不知道陳萍萍許諾了她什麼，能夠讓她心甘情願地做一個被黑布蒙住的棋子。

但真正讓範閑震驚的還是另一件事情，這也是範閑與司理理春風繚繞十數天，卻沒每真正發生什麼的真正原因。

司理理還是處女

使團已至慶國北部疆域，前方就是慶國北麵的最後一座大城滄州。遠遠看著那座城廓，範閑微微眯眼，發現天色變得有些黯淡起來，北風強勁，竟是將春意吹拂得四散離開，天上烏雲蓋頂，實在是很不爽的天氣。

最後一次負責護送的州軍前來行禮之後，就開始往回折回，隻剩下使團自身的車隊，車隊雖然極長，但在滄州城外的荒原上，依然顯得有些渺小可憐。

“從滄州出去，再到邊境線，還要多久？”範閑眯著眼，眺望北方的天光。

王啟年恭敬回答道：“這次是繞大湖走，所以遠些，至少還要二十天。”

範閑皺眉說道：“真正的凶險，應該就在這二十天裏了。”他微微側頭，看了一眼那個一直保持著安靜的馬車，問道：“肖恩目前的狀態怎麼樣？”

“大人每天向他大劑量注射毒劑，估計他是在用功逼毒，所以一直很安靜，而且自從都些天起來，他就變得沉默了起來，似乎在思考什麼。”

“小心一點。”範閑抽了抽鼻子，似乎嗅到了那輛馬車裏的血腥味越來越重了。

“是。”王啟年請示道：“州軍已經退回去了，滄州軍不大放心，大人也清楚，上次押司理理回京的事情。”

範閑微笑道：“不怕，過了滄州，在護送方麵反而最安心，擔心的隻是使團內部的問題。”

隨著他的這聲話語落下，荒原邊際遠遠的矮丘之上，出現了一隊騎兵，人數約在五百左右，騎兵身上都窗著黑色的盔甲，在黯淡的日光下，透著分陰寒清冽的殺氣。

王啟年笑道：“原來黑騎來了，那自然不用操心什麼。”

...

一陣風兒刮了過來，吹得地上的石礫緩緩滾動，王啟年與範閑二人準備上車往滄州城的方向去。範閑忽然身子一頓，緩緩回頭，發現司理理已經下了馬車，站在車邊，用一種很惘然的目光看著自己。

“喊人給司姑娘加件衣裳，越往北越冷了，這春天來的真\*\*\*晚。”範閑貌似平靜地說著，心底卻微微顫了一下，這些天他已經很少上司理理的馬車。

王啟年有些古怪地看了範閑一眼，招手讓屬下去辦事。使團裏備著三位使女，本來就是用來服侍司理理這個北齊皇帝未來女人的，隻是前些天範閑一直呆在司理理的車上，所以這三位娃女隻能拖在使團車隊的後麵，一會兒功夫，使女們便來到司理理的身邊，給她加了件絳色的披風，勸姑娘回馬車上歇息。

司理理任由她們將披風係在自己身上，卻沒有回馬車，隻是靜靜地看著範閑，似乎要從範閑的臉上看出些什麼東西來。

遠處的黑色騎兵，近處身著絳色披風的柔弱女子，天上斜斜掛著的淡白日頭，這是一幅很美，卻很讓人心頭無力的畫麵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